

許知遠： 書寫梁啟超 在行動中尋找自我

在寫作梁啟超傳記的第二冊《梁啟超：亡命（1898—1903）》時，許知遠一直在致力於尋找、想像「當事情發生時人們的感受」。對許知遠而言，人生便是如此，少部分的事實和大部分的想像與感受。但直面想像與感受，需要內心「保有天真」，需要「行動甚至是盲動」。許知遠寫下梁啟超的冒險、掙扎、奇思異想、種種謬誤，「梁啟超作為一個天真的闖入者，他代表了一種很強的開放性。這種天真與開放性使得他一直活躍在世界舞台上，進行着各種新的嘗試與探索。」書寫中，梁啟超的行動與思想變成了許知遠的避難所；閱讀時，許知遠也希望讀者能夠從書中讀懂梁啟超旺盛的生命力。他鼓勵年輕讀者去行動，在行動中尋找自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書寫梁啟超 成為「梁啟超」

接續「梁啟超五卷本」第一卷《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第二卷《梁啟超：亡命（1898—1903）》於2023年8月出版。早前，許知遠來到鄭州海匯港分享其新書創作體驗，並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歷時五年，許知遠用三十萬字書寫梁啟超五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展現了梁啟超從25歲到30歲在思想和性格上的轉變，以及在廣闊的世界舞台上迸發出的強勁生命力。三十而立的梁啟超，以世界經驗反觀中國困境。他逐漸脫離康有為，獲得智識上的獨立，也走到了思想成熟的關鍵時刻。從「維新」到「新民」，梁啟超再一次推動了「變革」。

在許知遠看來，所有人皆是同代人，梁啟超「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世界已經死亡，另一個世界尚未誕生」。他希望通過書寫還原一個掙扎多變、活躍於世界舞台的梁啟超，折射一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華人海外流散史，讓人們了解「中國第一個現代心靈」。

「梁啟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豎領白衫漿得筆挺，繫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2019年，許知遠在《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的序言中回顧了他與梁啟超的「偶遇」。時隔5年，當主持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段曉華再次提及這段「雲那間靈魂之間電光火石的相遇」時，許知遠笑着說道：「人們喜歡神化自己，可能當時也不是這樣的。人們需要創造自己的神話，創造出自己的敘事。」

但是寫作需要找一個時刻節點，「人生是被很多這樣的時刻塑造的，那個時刻非常重要。當你追憶那個時刻的時候，會摻入很多的想像。所以人生是由一部分的事實和大部分的想像完成的。」彼

時，許知遠37歲，書封上的梁啟超30歲。兩個不同時代的媒體人在美國舊金山「相遇」。彼時許知遠對碎片式新聞寫作有些厭倦，對課堂上關於國際事務的討論感覺疏離，他需要書寫，「這是一種自我尋找和自我確認的過程」。

梁啟超是「中國新聞之父」，也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代表了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型，梁啟超在那個時代在做報紙、雜誌等當時的「新媒體」，許知遠現在也在做視頻等新媒體。對許知遠來說，無論是作為知識分子還是媒體人，他和梁啟超都有一種特殊的情緒，這讓他對梁啟超的經歷特別具有共鳴。

許知遠書寫梁啟超，有很強的「代入感」。在火奴魯魯9號碼頭的露天酒吧，許知遠會想像「梁啟超會看到什麼景象？」「梁啟超流亡到日本之後開始辦雜誌，現在你想想一下你被扔到越南，你要在河內辦一份新報紙，你不會講越南話，你怎麼開始這一切，你怎麼說服當地華僑？這一切都是非常艱苦的，所以你會理解他的生命力有多強。」

一種微妙的聯結發生在許知遠和梁啟超之間。許知遠在第二卷的自序當中寫道，「自2015年9月寫下這部傳記的第一行，梁啟超與我的時代，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種平行存在」。「讀到他心中那些抱怨，看似成功的書報虧損不斷，在同門面前忙於自辯，我感到某種釋然，甚至對自己的創業焦慮不無緩解；他囫圇吞棗地應對立憲、文明、經濟、笛卡爾、格萊斯頓、盧梭這些概念時，多少就像是我突然被拋入了大數據、OpennAI、埃隆·馬斯克的「世界」。我也記得抵達異國的新奇與不適，對於唐人街的親切與疏離，這該與梁的感受不無相似吧。」

沉浸式創作 還原歷史「感受」

許知遠在寫作時，會在腦海中浮現出梁啟超的



◆許知遠



◆《梁啟超：亡命（1898—1903）》於2023年8月出版。

形象——廣東人，長得有點像梁朝偉，個子也差不多高。那是一個認為留學生是「中國將來主人翁」，認為他們不僅需要追求學問，還需要有更大的雄心、勇氣和智慧的時代先鋒。「我會想像筆下人物的生活，想像他們和朋友坐在一起，會討論什麼，做什麼。」儘管書中主人公是一位歷史人物，但許知遠希望書中人物能站起來，能在現實中行走。這個形象具體化的過程，被許知遠形容為「十分像沉浸式打遊戲或者看電影」。

甚至為了還原歷史中的某個場景，許知遠會在寫不下去的時候聽音樂，在音樂的熏陶下去還原某個場景的「氣氛」和「感受」。對於這種對歷史人物的書寫形式，許知遠頗為自豪。「我更充分地描述了時代情緒、城市氣質、各地華人社區的面貌，以及同代人的選擇。在與環境的互動中，個體精神與性格得以真正浮現。」

當然，如果能夠穿越，許知遠非常願意能夠跟梁啟超來一場當面的對話，梁啟超是一個不是天秤座勝似天秤座的人，每天都在糾結。「很多人攻擊他們當時太激進了，活得太異想天開了。但有時候就覺得歷史可能就是由很多異想天開構成的，它原本就不該這麼理性。所以我也很矛盾。我也很想穿越回去確認一下他們當時的真實想法。」

「一對話可能發現我的寫作都是錯誤的，我完全誤解了他們。」許知遠笑着對觀眾說道。

不停書寫 讓歷史「活」在當下

在書寫梁啟超的過程中，許知遠也碰到了很多他願意再深入了解甚至也要寫下來的人物。「對歷史人物的書寫應該不斷進行，每一代人都應該去接近歷史人物。」

他「碰到」了辛亥女傑劉青霞，「她曾資助豫籍留日學生籌辦《河南》雜誌，而魯迅先生早期的很多文章都發表在這本雜誌上。人在異鄉是一個重新發現中國、發現自己的過程，她為什麼會慷慨捐資，這都是我們應該思考的。」

在許知遠看來，歷史不是冰冷冷的數字與枯燥的文字，而是需要去感受與想像的。「歷史是相通的，時代不是一個過往，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它會以某種方式繼續傳下去。」這是許知遠對時間的理解，「時間不是線性的，現在也不會輕易舉手就能把過往覆蓋。我們跟歷史是一個並行時空，你在當下可能會與歷史當中的某個人物感同身受甚至受其鼓勵。」

許知遠已經開始了第三卷的寫作，「那是1903—1912年的梁啟超，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爭辯，將在他與孫文、章太炎展開。」



◆許知遠與現場讀者合影。

在抵達更好的世界之前——讀《八尺門的辯護人》

「八尺門」鄰近基隆港邊，幼年時期的佟寶駒與父母和其他親戚、族人就住在山坡上的自搭房屋裏，違章房屋形成一聚落，這些台灣阿美人被人力業者自花東尋來，遠赴基隆，投入持續蓬勃發展的漁業。故事從佟寶駒的父親因為在工作上遭到苛待而持刀傷人開始，小說家不賣關子，開篇就告訴讀者這是一個和族群、階級有關的故事。儘管父親因傷人入獄使家中陷入經濟危機，佟寶駒仍完成學業、通過司法考試而成為公設辯護人，替犯下重大刑案卻沒有能力聘請律師的當事人辯護。

「海濱命案」的當事人為印尼籍漁工，不知何故而殺害船長一家，船長一家與佟寶駒一樣，同為阿美人並都來自八尺門聚落。然而，這並不是一個：雖然童年時期父親缺席，但主角奮力長大成為替族人爭取權益的老套成長故事。作者想要講述的情節更為複雜。

佟寶駒為命案犯人阿布辯護，希望可以推翻原先的死刑判決，在人權意識高漲的今天，無論支持或反對死刑的人們都相信自己站在人權的這一邊，支持死刑的群眾認為，死刑判決既是正義的彰顯同時也是為了遏阻往後可能的犯罪；反對者則以研究數據為本，指出死刑並無明顯的遏阻犯罪效果，而死

刑的不可回復性將損害冤案犯人的權益。

在小說裏，作者沒有針對死刑存廢雙方的觀點着墨過多，各主要角色對此也並未顯露掙扎，一如今天大部分的人，對於死刑存廢這個議題早已有自己的洞見，讀者因此有餘力去感受這個複雜的故事，去了解自己原先可能不熟悉的人們的處境，例如因經濟所困而必須離鄉的少數族群、需要提防僱主性騷擾的外籍女性看護，以及隻身與大企業對抗的勞工。

佟寶駒的辯護人身份以及他的立場毫不意外地讓八尺門聚落的族人反感，對他們來說，佟寶駒不是擺脫階級複製、值得效仿的榜樣，而是輕視族人、幫忙「外人」的出走者，儘管佟寶駒未因此改變立場，卻也無法改變這個不爭的事實：相較於企業主無疑處於弱勢的漁工們正在互相攻擊。無論漁工是阿美人或是外籍人士，他們都沒有得到合理的待遇，不需要忍受糟糕的勞動條件，甚至在企業主的挑撥之下，接受受害對方的任務，弱肉強食使得漁工們的處境更加艱難，也讓企業主有更多的籌碼進行犯罪。

隨着故事的進展，作者引領讀者們直面「弱勢者們」的黑暗面，卻也讓讀者看見他們的不得已而為之，他們的罪行確實於法不容，但人們願

書評

文：陳紫吟



《八尺門的辯護人》

作者：唐福睿
出版：鏡文學

意理解他人的處境到什麼程度，卻是因人而異。

「我們應對他人的境遇同理得多深？」這或許沒有標準答案，在事件尚未發生時，我們甚至可以將之視為申論題，詳細地補充自己對各種情況的看法。但像是為了提醒讀者們現實的不可迴避一般，作者在故事的尾聲朝讀者扔下是非題炸彈：為了更好的世界，你願意犧牲到什麼程度？是否能夠將他人的生命視作祭品獻出？

無論是否支持死刑，都很難否認刑罰確實是一粗暴的刑罰，但上述問題卻也帶着殘忍性質，「當一個能夠接受廢死的社會需要透過犧牲部分人命才能夠實現，這樣的社會是否依然可欲？」將是相關倡議者需要面對的課題。而無論立場為何，溝通都是人們實現更好的社會所不可或缺的一步，在此之前，我們所需要做的或許正如小說家在此書中所做的努力：認識和嘗試了解他人的處境。

書介

如果尼采是獨角鯨

作者：賈斯汀·葛雷格
譯者：王瑞徽
出版：平安文化



哲學家尼采深陷憂鬱、晚年發瘋，在他死後，希特勒曲解了他的思想，創生了納粹主義，屠殺了600萬人。但如果，尼采是一隻單純又美麗的獨角鯨，或許就不會引發「納粹大屠殺」？至少，獨角鯨不會建造毒氣室。當我們深入理解動物的行為，就會發現人類的優越感完全禁不起檢視：人類重視秩序，但貓沒有時間觀念卻過得更爽；人會假道德之名迫害同胞，以暴力聞名的黑猩猩卻不會同類相殘；尼采自己的人生，揭示了「想太多」的苦難，若是獨角鯨，就不會去煩惱與生存無關的事。本書顛覆我們對「智慧」的認知，以幽默詼諧的筆觸，帶領我們反思，有時聰明或許並非天賦，甚至可能還是一種負擔，唯有保持謙卑心態，善待這個世界，人與世界才能共存，並活得更幸福、更快樂！

寂靜的緯線

作者：舒班吉·史瓦盧普
譯者：葉佳怡
出版：麥田



脫離殖民國的那一年，植物學家與篤信鬼神的妻子遷居小島，信奉科學的理性丈夫難以理解鎮日對草木嘍語的感性妻子，兩人終於成功孕育了新生命之後，一場海嘯卻捲走一家三口幸福生活……科學家

相信樹的人

作者：鄒欣寧
出版：新經典文化



旅行中的奇異心靈體驗，讓鄒欣寧開始走進樹的世界。她開始走訪懂樹的人，尋找進入樹的橋樑。結識的「樹人」越來越多，叫得出名字的行道樹也開始增加，收集到的樹的故事、樹的情感、樹與人的連結也越來越深，越來越豐沛，越來越複雜。這些「樹人」們的思想、言行、態度、經歷，像一把開啟心靈的鑰匙，引領人們進入樹，進入人與樹之間可能存在的種種連結。

2023誠品書店

「閱讀囉書祭」開鑼！

2023誠品書店「閱讀囉書祭」於即日起至11月19日在奧海城二期地下活動大堂舉行，活動展列逾萬件好書好物，包括中外文圖書、童書玩具、文具禮品、影音周邊、各國雜誌等，包羅萬有，營造群書環繞的獨特磁場，期待讀者步入自在閱讀的場域，覓得心中所需，以閱讀補足生命的空缺。展場推出低至1折起的限時優惠，另設單價低至HKD10的特價專區，以不同顏色的優惠圖鑑為讀者提供折扣指引。誠品書店奧運店閱讀區同場設有御守工作坊，讓讀者親身製作匠心獨運的滴膠御守，擷取所想，留存回憶。

活動現場專設打卡位，例如位於「書界」入口的鳥居，代表着通往書與文字世界的入口，希望讀者由此開啟一趟自我悅讀旅程。另外還設有繪馬祈願牆，繪馬以標誌性的「家型」——五角形造型為人熟知，原用於祈求天氣順遂，後發展至日常祈願。是次誠品書店則以「書型」打造繪馬，在群書圍繞的頃刻下，讀者可將心願和祝福寫於繪馬上，填滿特設的繪馬祈願牆，於「閱讀神社」留下吉光片羽的回憶。



◆2023誠品書店「閱讀囉書祭」於奧海城舉行。